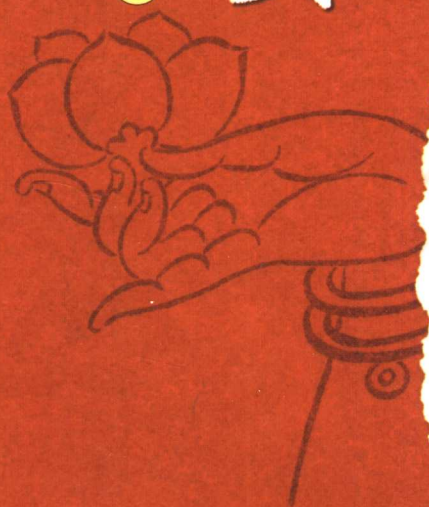


红楼外梦

红楼义女

小红平儿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朱浩文 著

Honglou Yinu



红楼外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楼义女

小红
平儿
卷

朱浩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义女/朱浩文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6

(红楼外梦)

ISBN 7-5013-2787-4

I. 红...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7045 号

书名 红楼义女

著者 朱浩文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版次 2005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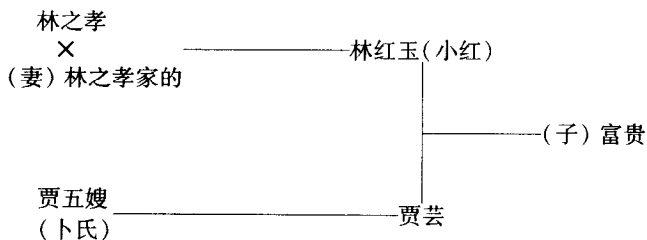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 册 (套)

书号 ISBN 7-5013-2787-4/I ·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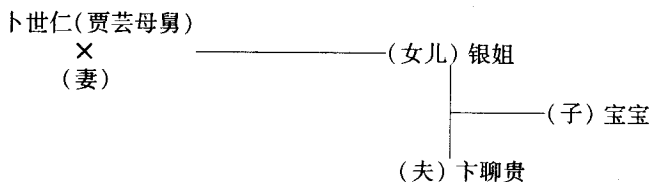
定价 20.00 元

《红楼梦》人物表

(一) 林红玉一家



(二) 卜世仁一家



(三) 贾氏族人

贾演 贾源 贾代化 贾代善 贾母 贾敷 贾敬 贾赦
 贾政 贾敏 贾珍 贾琏 贾璜 贾琮 贾珠 贾宝玉 贾环
 贾元春 贾迎春 贾探春 贾惜春 贾蓉 贾蔷 贾蓝 贾茵
 贾兰 贾菖 贾菱 贾芹 贾蓍 贾芷 贾巧姐 贾代儒
 贾代修 贾赦 贾效 贾敦 贾瑞 贾琏 贾喜鸾 贾珩
 贾琮 贾琛 贾琮 贾四姐 贾璘 贾璩 贾蓁 贾萍 贾藻
 贾蘅 贾芬 贾芳 贾芝 王夫人 邢夫人 尤氏 胡氏
 李纨 王熙凤 赵姨娘 贾蕙 秋桐 尤二姐 平儿

(四) 贾氏亲眷

薛姨妈 薛蟠 薛宝钗 香菱 尤三姐 林黛玉 刘姥姥
板儿 青儿 周少爷 王仁 邢德全 史湘云 甄宝玉

(五) 贾家奴仆

袭人 麝月 秋纹 晴雯 碧痕 丰儿 彩明 鸳鸯 紫鹃
雪雁 春燕 四儿 佳蕙 绮霰 莺儿 坠儿 坠儿妈
坠儿爹 宋嬷嬷 李嬷嬷 琥珀 焙茗 锄药 老叶妈 善姐
张华 旺儿 旺儿媳妇 周瑞家的 张材家的 金钏
鲍二家的 茜雪 林茹萍

(六) 其他

方椿 匠人头儿 马道婆 清虚观小道士 王太医 张小姐
秦琼（老医官） 癞头和尚 倪二 倪二妻 倪二女儿
赵堂官 牢头 马驹儿 柳湘莲 冯天义 北静王爷 李司官
西平王爷 蒋玉菡 空空道人 齐天法师 冯唐 冯紫英
卫母 卫若兰 陈也俊 买婆 卫秋玉 李大伯 张大妈
石幕僚 中年人贩子 张店主 外藩王 外藩王夫人 虎子
豹子 王财主 常妈妈 谢妈妈 兴泉阿伯 赫德 潘客商
吕客商 尚管家

目 录

第一回

世祖托梦初会贾芸 戏言排辈宝玉认儿 (1)

第二回

卜世仁重利忘亲情 醉金刚轻财尚侠义 (12)

第三回

绮霁斋贾芸遇小红 多情哥梦中会情妹 (23)

第四回

痴女子遗帕添相思 众匠人面试芸哥儿 (34)

第五回

王熙凤独识乖巧女 还手帕再结相思扣 (46)

第六回

发主威凤姐打小道 报主恩小红献殷勤 (57)

第七回

林红玉积郁生重病 俏平儿软语细关照 (69)

第八回

芸哥儿登门剖心迹 酸凤姐自酿刻骨恨 (79)

第九回

送寿礼小红初登门 欲娶妻贾芸跪求亲 (90)

第十回

手帕定情结良缘 凤姐指婚喜联姻 (100)

第十一回

花烛夜重温手帕情 习文武贾芸大长进 (110)

第十二回

冒生死寻药野峭岭 癞和尚相助化风险 (121)

第十三回

锦衣军查抄荣宁府 通关节倪二显神通 (132)

第十四回

狱神庙初探姐弟俩 一家人合议觅救星 (142)

第十五回

林红玉梦醒解偈语 冯紫英允诺保宝玉 (153)

第十六回

神瑛者寄寓将军府 巧辩护义女救凤姐 (163)

第十七回

冷二郎相会芸哥儿 重情义西山寻故友 (172)

第十八回

冒严寒凤姐扫积雪 展心扉直言托村妪 (183)

第十九回

沐皇恩贾琏复旧职 邢夫人行权逼亲儿 (193)

第二十回

奉主命秋桐行奸记 编谎言法师闹捉鬼 (204)

第二十一回

历梦幻凤姐夜惊魂 抛发妻贾琏下休书 (215)

第二十二回

林红玉忠义报主恩 刘姥姥痛别病雌凤 (225)

第二十三回

王熙凤夭亡返乡路 贤平儿扶正得贵子 (238)

第二十四回

小贾蕙三朝齐庆贺 狠奸舅暗中设圈套 (250)

第二十五回

杏花楼芸哥拒分赃 巧斗法巧姐得保护 (261)

第二十六回

藏周庄姥姥做大媒 添情愫小红认干妈 (272)

第二十七回

通黑道王仁下毒手 动胎气贾芸妙行针 (283)

第二十八回

巧姐儿沦落风尘地 贾宝玉重返京都城 (293)

第二十九回

忆往事姑苏寻紫鹃 不速客登门访芸哥 (303)

第三十回

涉商海受骗失巨金 入迷途夫妻终分手 (313)

第①回

世祖托梦初会贾芸 戏言排辈宝玉认儿

有道是：红尘世界，纷繁复杂。人间万象，变化多端。综观那古往今来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大至大家，小至小家，无论南北，身处何地，各色人等，不分贵贱，又有谁能永葆兴盛、一富到底？又有谁会一世艰难、永不翻身？为此，有人断言“兴衰盛亡，世间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有人坦言“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要说此等宏论正确与否，不妨请列位看官先看一部曹雪芹先生的大作《红楼梦》，再读由《红楼梦》前八十回引发出来的拙著《红楼外梦》系列小说，或许就能从中找到一些佐证，悟懂一些人生哲理，也未可知。

闲言少讲，切入正题。

话说某年阳春三月，一日正午，贾芸吃过饭，收拾干净桌椅碗筷，安顿好母亲休息，便回自己房中歇午晌。有道是：春眠不觉晓。在这春风吹拂、阳光和煦的日子里，

年轻人的瞌睡自然比往日多些。故贾芸一躺下即发出了轻微的鼾声。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竟会有不速之客前来打扰，他刚刚进入梦乡，便朦朦胧胧听见有人掀帘进门。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位气宇轩昂、须发皆白的老者走了进来。贾芸连忙起身以礼相迎，一边请老者坐，一边心想：眼前这位老人虽然年迈，然着一身将军服，身材高大，膀阔腰圆，额头宽阔，印堂明亮，仍显得气度不凡；再细看其面容，似乎有些面善，却一时半刻又记不起曾在何处见过。

贾芸正沉思着，只见那老者也不落座，而是微笑着站在那里对贾芸道：“芸儿，我乃贾氏世祖，在祖宗祠堂里的中堂正中墙上有我的画像，每年祭祖朝拜时，我想你是应该见过的。”经老者这么一说，贾芸立时明白过来，忙道：“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老人家正是我们贾家的老祖宗，不孝子孙贾芸给你磕头了！”说罢，忙不迭地伏地三拜。世祖受礼后笑道：“免礼，免礼。芸儿，今日我来会你，是专程给你送两包珍贵物件来的。你看——”说着，世祖已将两包物件放到桌上，“这第一件是咱《贾氏族谱》；这第二件是咱《贾氏后世之变迁》。这两本书稿都是由我编撰的。现今交付于你，你务必好生将其收藏，日后可将它传给你的后代。”贾芸看着这两包物件，心里有些纳闷，不明白世祖为什么不将此等珍贵的传世之物交给政老爷、珍大爷、宝二叔、蓉哥儿，而交给他这个家道中落的非代字辈后人呢？世祖似乎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又道：“你也不必有所疑虑，把它交给你，自有其中的道理，只是此时此刻不能明言罢了。不过，来日方长，总有一天你会完全明白的。记住：天机不可泄漏。除这第一件《贾氏族谱》，你可翻看

外，这第二件《贾氏后世之变迁》，平时无事切不可随意翻看，更不能向任何人泄漏！”贾芸似有所悟，频频点头道：“孩儿记住了，请世祖放心，我会小心珍藏的。”世祖满意地颌首道：“好，好。有你这句话就好。只是我还有几句话要交代于你，你要牢记在心里。你与你父母，虽然未曾像代化、代善之后享受到世袭的荣华富贵，但你们毕竟是咱贾氏的嫡系后人，故贾氏一族的命运与你们是息息相关的。望你时刻记挂着荣宁两府大小人口、各色人等之变迁。有福不能同享，有难却要同当。必要时，你当出力相帮，救苦救难。切勿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六亲不认，干出那伤天害理的事来。”贾芸听了，一边点头称是，一边道：“世祖训示，孩儿全都记住了。世祖你放心，我贾芸既是贾家子孙，贾家有难，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又怎会六亲不认，反干出那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呢？不过，孩儿忧虑的是，这偌大一个家族，一旦遭难，我孤身一人有何能耐去救苦救难？”世祖正色道：“并非要你扭转乾坤，去拯救整个家族。若能在他们落难之时，伸出一双温暖的手去拉他们一把，多给他们一份关爱和照顾，就足矣。再说，届时还会有一贤慧、能干、机灵，且知恩图报的女子前来助你一臂之力呢。”贾芸闻听，不免心里一动，两眼放着光问道：“但不知这女子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孩儿何时能与她相遇？”世祖脸色一沉道：“芸儿，难道你不知道‘天机不可泄漏’的道理？此时此刻你苦苦追问又有何用，不到时候，岂能把后事都告诉你！好吧，时辰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你还是一切好自为之吧！”世祖说毕，即挥挥手辞别而去。

贾芸见世祖出门，连忙拔腿追了上去。谁知前脚踏出门槛，后脚却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地。受此惊吓，贾芸

醒来，方知刚才见到世祖，不过是南柯一梦。但他回到屋里一看，令人惊讶的是，梦中世祖所送的两包珍贵物件却真的摆放在桌上。贾芸一边称奇，一边顺手拿起《贾氏族谱》翻看，只见上面自世祖起，各系各支各房凡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均按辈分、长序，一代又一代排列得清清楚楚，连各家妻妾大小、嫡出庶出也旁注得明明白白；再翻看《贾氏后世之变迁》一书时，除第一页上写着“天机不可泄漏”、“偷窥者必遭惩罚”等字样外，余皆空白……看着看着，贾芸忽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一刹那间，便天旋地转起来，且头脑发胀、疼痛万分，好像要立马爆裂开来似的……贾芸心里明白：此乃不听世祖训示，擅自翻阅惹来的祸，连忙跪下求饶。其时，耳边响起世祖的声音：“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切切记住，《变迁》一书，不到关键时刻，切勿擅自翻阅。今为满足尔等年轻人的好奇心，特准你重读《贾氏族谱》，待弄清自己的辈分、长序后，即行妥善保管。”贾芸频频点头称是，并再三叩头作保，那快要爆裂开来的脑袋这才有了些许好转……

片刻后，贾芸遵世祖嘱咐，又仔细重读了《贾氏族谱》，方知贾氏乃京城里一大家族。在原籍金陵曾与薛、史、王三家联姻结亲，被世人称为“金陵四大家族”，真正的财大势大，家丁兴旺，无人可与其比。不信，有谚语传说为证：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别的暂且不说，仅以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两兄弟一脉为例，延续至今就有二十房之多，除八房现在京城者外，余十二房皆在原籍金陵。其中，贾演、贾源之后，代字辈就有贾代化、贾代善……文字辈有贾敷、贾敬、贾赦、贾政、贾敏……王字辈有贾珍、贾琏、贾璜、贾琮、贾珠、贾宝玉、贾环、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草字辈有贾蓉、贾蔷、贾蓝、贾菌、贾兰、贾菖、贾菱、贾芸、贾芹、贾蓀、贾芷、贾巧姐……还有近支族人贾代儒、贾代修及其后人贾赦、贾效、贾敦、贾瑞、贾璉、贾喜鸾、贾珩、贾琰、贾琛、贾琮、贾四姐、贾璘、贾璆、贾蓁、贾萍、贾藻、贾衡、贾芬、贾芳、贾芝……

看到这里，贾芸不由得合上族谱，想起了刚才梦中与世祖相见的情景。他隐隐约约觉得适才世祖所言，似乎暗示着什么……他想，贾家自举家北迁以来，可谓人丁兴旺、家业发达。用“如日中天”来形容也不为过。试想，像贾家这等开国元勋、大富大贵之家，除了蒸蒸日上之外，难道还会遇上那无力抗御的劫难吗？不不不，这、这怎么可能……可是，世祖的话说得如此明明白白，又怎么能不相信呢？难道这一切都是我庸人自扰、胡思乱想出来的么？……贾芸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只得暂时放下不提，且等日后自明吧。想到这里，贾芸便细心地将世祖留下的两包珍贵物件，用崭新的丝绸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然后珍藏于一樟木箱之中。

如今且说又一日，贾琏从贾母处请安回来，刚准备下马回屋，恰好与骑马过来的贾宝玉相遇，于是，两人面对

面勒住马头说起话来。贾琏道：“宝兄弟，你这是上哪儿去？”贾宝玉道：“还不是上凤姐姐屋里请安来了。”贾琏道：“你凤姐姐不在屋里，上大老爷处去了……”贾宝玉问道：“不知因何事上大老爷屋里去？”贾琏道：“听说这几日大老爷身子骨不自在，故前去探望。”贾宝玉又问道：“不知患了何等病症？”贾琏道：“不碍大事，不过偶感风寒罢了。”贾宝玉道：“既然凤姐姐不在屋里，我也就不进去了。不如在此给你请安吧！”说着，便要下马行礼。贾琏忙拦住道：“自家兄弟，又在屋外，行的什么礼？免了，免了……”两人正说着，从一旁转出一个人来。列位看官，你道来者是谁？原来是贾芸。只见他跨前一步，抱拳作揖道：“请宝叔安。”宝玉心想：我正要请姐夫的安，谁来凑热闹请我的安？转身一看，原来此人高挑身材长形脸，肤色白皙，眉清目秀，倒也一表人才，只是穿着上简朴些。看上去年纪大约十八九岁，十分面善，但一时半刻却想不起来这个称自己为叔的年轻人是哪一房的？叫什么名字？又因何会在这姐夫家的院门前？……贾琏见宝玉沉思发呆，忍不住笑道：“宝兄弟，你这是发的什么呆？难道连他你也不认得了么？他不就是那个住在后廊上的五嫂子的儿子么！”宝玉恍然大悟，敲敲自己的脑门，笑道：“你们瞧瞧，我这记性！我想起来了，你的名字叫芸儿，是么？”贾芸道：“正是小侄。”宝玉又道：“你没了父亲，只有一个母亲，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贾琏笑道：“哪里呀，人家不还有一个舅舅吗？”宝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么连他舅舅也忘了呢？你舅舅就是那个在西街开香料铺子的卜世仁吧？”贾芸点头道：“没错，是他。”宝玉道：“你母亲可

好？这会子干些什么呢？”贾芸道：“多谢宝叔关心，我母亲还好。要说她一个女人家，身子骨又弱些，能干什么呢？还不是忙点家务杂活，洗洗涮涮什么的……说句心里话，要依着我的意思，怕伤了她的身子骨，还不如让她在屋里歇着呢。可她说啥也不肯听，总说在屋里歇着心里难受，故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干了这样又干那样，让宝叔见笑了。”宝玉认真道：“说哪里话。我倒主张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啥都不干，那身子骨才好不起来呢。我记得上回王太医给我诊脉看病时说过，什么是人的性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六个字……”贾琏笑着，插话问道：“哪六个字？”宝玉笑道：“能吃能睡能动。”贾芸忍不住，也笑道：“这倒是大实话，不能吃，不能睡，不能动，那不真的玩儿完了么？”贾琏道：“倒也是。”宝玉说罢笑话，认真问道：“这会子你在琏二叔门前干什么呢？”贾芸回道：“打算找二叔说句话，这不，刚才两位叔叔正忙着说话，小侄一时插不上。”宝玉道：“瞧你这副机灵样，还怕跟你二叔说不上话么？”贾琏道：“宝兄弟，你这话说得不错，我倒是挺喜欢他这副机灵样的。”宝玉道：“要说喜欢，我比你更喜欢些。”贾琏问道：“此话怎讲？”宝玉笑道：“我瞧他这眉清目秀的样子，倒像是我的儿子呢。”贾琏闻听，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好不害臊！我问你，你小小年纪，大婚未成，怎么倒认起儿子来了？再说，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怎么能作你儿子呢？”宝玉笑道：“这不是一句戏言么？难道当真不成？”

这贾芸本来就乖巧伶俐，听宝玉这么一说，便想起世祖留给他的那本《贾氏族谱》，不由得笑道：“俗话说：

‘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说我的岁数比宝叔大几岁，可‘山高高不过太阳’，按着咱们贾氏的辈分、长序，宝叔高了我一辈呢。再则，我从小就没了父亲，这几年又无人照管教导，整日里像游魂似的四处晃荡。如若宝叔不嫌弃侄儿蠢笨，肯管教我，把我认作儿子，那就是我的造化。”贾琏笑道：“瞧瞧，芸儿这会儿还真的拾了棒槌当针了呢。”说完，便下了马，转身进院去了。宝玉见贾琏走了，也下了马，走到贾芸跟前问道：“今年你多大？”贾芸道：“十八岁了。”宝玉又问道：“身材这般高挑，该六尺有余吧？”贾芸回道：“那日在裁缝铺制衣，那裁缝师傅说了，都快六尺五了。”宝玉仔细地又瞧了一会儿道：“瞧你一表人才，你叔心里喜欢着呢。这样吧，适才戏言，你若当真，我也当真。往后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管旁人说道三四。这会儿我有事，不能再和你说话了。明儿我有空，你到我书房里来玩，我和你说一天话，还带你去园里玩耍可好？”贾芸听了，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宝玉笑着，扳鞍上马，带上焙茗等小厮直奔大老爷院里去了。贾芸望着宝玉远去，心里甜滋滋地想：宝叔平日里待人亲厚，又精通诗词文理，不像别的爷们自命不凡，旁若无人。认了这样的干爹，还真是自个儿的福分呢！

列位看官，看到这里，想必要问今日贾芸因何到此，要找他琏二叔说什么话？说来话长，且听我慢慢道来。原来贾芸一家，虽系贾氏嫡传后人，但从其太公那辈起，一直未曾继承到先祖遗业，自然也就与荣华富贵无缘。如今贾芸虽说与宁府贾蓉等，同为草字辈贾氏后人，其生活境况却有天壤之别。加之，贾芸年幼时，其父就过早离开人

世，抛下孤儿寡母，生活在后廊上一处破旧的小院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眼下贾芸已一十八岁，家庭的重担便自然而然落到了他的肩上。别看他人穷，志却不短。他不愿意单靠贾母每年恩赐的几十两银子游手好闲地过那苦日子，为此他时常想找机会谋些差事做做，以便赚取些银子来好好赡养自己的母亲。然而他为人过于老实，不善于投机钻营，眼看着一件件活计被同族里的其他几个爷们争抢了去。故今几个他不得不主动找到贾琏的门上来，想从他琏二叔那儿讨些活计干干。谁知这琏二叔嘴里应说着眼前有一件栽树种花的活计需有人领着去干，却又推说他今几个不得空，得等他抽个空子和他二婶商量了再说，先让他回去等着……

这会不会是琏二叔他借故推托呢？贾芸一路寻思着往回走，出了荣国府，回到后廊上自己家里。其时，他母亲正在屋里擦抹桌椅板凳。贾芸见了忙上前夺过母亲手中的抹布道：“妈妈，我都说过不知多少回了，就这么几张破桌椅旧板凳，你老一天要来回抹好几回。空闲下来，你就不会在炕上躺一会儿，保重保重自己的身子骨？别到了秋后，又喊浑身筋骨酸疼！”贾芸母亲见儿子嗔怪，不自然地一笑道：“谁叫我这人闲不住呢，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劳碌命吧！”贾芸因心情不快，一听此话，脸色便有些阴沉。他接过母亲的话说道：“行啦，行啦，别整天扯你那劳碌命啦！不都姓贾吗？怎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看人家过的啥日子，咱过的啥日子，人家吃山珍海味，咱吃五谷杂粮，人家穿绫罗绸缎，咱穿破衣烂衫……罢罢罢，也许妈妈又要说，这都怪咱们命不好！可我不明白，穷归穷，为什么我